

開明中學生叢書

大隈重信任

鈞

開明中學生叢書

23

大隈重信 任
鈞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外埠酌加寄費)

明中學叢書
“信重限大”

有著作權不準翻印

著者任鈞

發行者章錫琛

印刷者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漢口交通路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武昌胡林翼路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像 信 重 馥 大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每出十二冊合做一輯。
- 二 本叢書每冊字數在三萬左右；一週內讀完一冊，分量正相適合。
- 三 本叢書依照學科的區分分做若干類，現在先出「名人傳記」和「歷史記載」兩類。這是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的「閱讀」項「略讀」目下所規定的教材。編撰的時候，特別注意於文辭的修整、文學趣味的富足，務使讀者在培養閱讀能力之外，更可以得到寫作能力方面的進益。而在歷史科方面，這兩類也是切要的課外讀物。
- 四 名人傳記的編撰，注意四個條件：（甲）當時的時勢，就是政治的背景；（乙）本人的家世，就是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等社會的環境；（丙）本人

所建立的事業，包含一切創造、發明或其他事功的經歷；（丁）本人的評價，就是各方面對於這個人以及他的事業的批評。

五 歷史記載固然以事件的本身爲主要部分，凡事件的原委曲折，沒有不明瞭暢達；但是對於事後的影響和「前夜」的描寫也相當的注重，這纔使脈絡分明，因果顯著。

六 本叢書爲求確立系統和清楚眉目起見，每冊都酌分章節；每一章節又各加標題，揭明內容。

七 本叢書各冊大都注明取材的來源，一方面見得作者的矜慎，另一方面也可以養成讀者自動檢覽的習慣。

目 次

一	少年時代的大隈	一
二	準備時期的大隈	六
三	兩次上京	一〇
四	第一次出現在外交舞臺上	一六
五	鞏固政府基礎與廢除封建制度	三三
六	「征韓論」時代	三
七	攻佔臺灣	三
八	十四年的政變	三
九	早稻田大學	四
一〇	組織政黨	四

一一	二十一年之復活	二二
一二	修改條約	二三
一三	憲政初期時代	一四
一四	松隈內閣和隈板內閣	一五
一五	第二次大隈內閣	一六
一六	結語	一七
一八		一九

— 少年時代的大隈

大隈重信，是個名聞世界的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明治維新時代的大英雄，大偉人。

因為他的國家是個跟我們中國很有密切關係的日本，而且，在他的畢生功業當中，和我們中國有關係的事情也很不在少數的緣故，所以他也很自然地變成了我們所最熟悉的已往外國政治家當中的一個。

那麼，大隈重信，這巨人，這英雄的歷史是怎樣的呢？在他的一生當中幹過了些什麼偉大的功業呢？他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呢？還有，當時在日本國內，一般民衆對他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這些毫無疑義地，我想都是大家所急欲知道的事情。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把大隈的一生及其功業等等作一個概括的素描。

首先，我們且從大隈的少年時代說起吧。

世間一般做傳記的人，當他講到主人公的幼年時代或少年時代的當兒，總是愛用「生而穎異」或是「有神童之稱」等等一大套。若不如此就決不合傳記的體裁似的。

但，我們所要講到的大隈的少年時代是怎樣的呢？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卻完全是用不到這些定型的形容和描寫詞句的。

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中，曾經記錄着如下的事情。在跟大隈共同遊戲的小朋友當中，有着比他大四歲的助八，和大兩歲的行藏。兩個人都是大隈的堂哥哥。在夏天，他們就捕捉蟬兒和蜻蜓玩。但因為大隈的年齡頂小的緣故，無論什麼時候他總是拿着袋子和籠兒看守着已經捕捉到手的蟬兒和蜻蜓。有時，他覺得不耐煩了，就開始逃走，不幹。於是行藏就把他打得哭起來。可是大隈卻一點也不敢反抗。由此看來，幼年時代的大隈，毋寧是個弱者，是

跟常人的想像很不相合的。

據那從小就跟大隈在一起的久米邦武所述，大隈在兒童時代，也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因此，他的母親還擔心他會損害家聲，時常在神佛面前燒香點燭，祈求保佑。

大隈沒有天賦的特別聰明和才智，而終於能露頭角於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在普通人想來，一定是由於拚命用功的結果；但依據他的自述，他不但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而且似乎還是一個懶人的標本。

沒有天才，且不用功；可是，後來終能成為第一流的人物。這，也許不能完全歸功於環境的力量；但顯然地，環境的力量是不能抹殺的。

大隈於一八三八年（天保九年）生於肥前國佐賀市的會所小路。乳名叫做八太郎。

大隈在七歲的時候入弘道館外生寮讀書。這是個教授佐賀藩子弟的

小學校十六歲入內生寮。這可以說是當時的中學。

大隈十三歲的時候，父親信保就辭了世，由母親三井子一手撫養成人。據大隈自身所述，家中雖然算不得豪富；但在經濟上是還不至於感到什麼困難的。大隈還有兩個姐姐；但都出嫁了，只有他自己和弟弟跟着他的母親。母親三井子似乎是一個賢母。當大隈的年青朋友們聚集到家裏來時，她就盡量把酒菜拿出來款待他們。那些青年們時常談到很晚甚或直到雞鳴時分；但她一點也不表現出討厭的顏色。碰到大隈的朋友有什麼困難或是不幸的時候，大隈就要求母親給與幫助，她也時常盡力為之而無嗇態。大隈後來之開放門戶，廣集賓客的風氣，原來是從少年時代就養成了的。

大隈在後來曾經熱心地反抗過藩閥；但在事實上，他卻不一定是反對軍閥的。毋寧是對於軍人還懷着相當的好意。據他自己說，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個軍事學者。就是大隈自身，當他住在佐賀的時候，也曾專門研究過

礮兵術。到後來，甚至於還發揮過他的軍事學的智識。

當時佐賀的學風是給朱子學和葉隱主義所統一着的。所謂朱子學，就是封建主德川氏爲要使得幕府的壽命永恆的緣故而採用的官學思想。他們以爲異端邪說都會危及幕府政權的基礎，絕對排斥朱子學以外的諸說。其結果，雖然也曾讓德川幕府保持二百五十年的生命；但同時卻在思想上發生了因循停滯的現象，因而招來了幕府自身的衰退。而那朱子學也同樣地變成了佐賀的官學，所以在那兒也就存在着因循停滯的學風。其次葉隱主義，又名鍋島論語。當時曾有一部名爲葉隱的書籍。那部書的內容，是鼓吹武士道的；同時，還極力提倡鍋島家所領有的佐賀藩中心主義。

大隈在當時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據他自身所敍述，什麼了不起的見識是沒有的；但他對於因循的朱子學和褊狹的葉隱主義是抱持着反抗態度的。於是，他喊出了改革學制的呼聲，還因此釀成了風潮。

大隈所住的弘道館的寄宿舍是分做南寮和北寮的。大隈是南寮生，但於主張改革學制之點，卻跟北寮共鳴。而且，爲着這改革學制的運動，南北寮之間還發生過打架的事情。事後，大隈被認爲首謀者，而被開除學籍。可是，從最初起就不滿於朱子學的他，卻因此而轉入荷蘭學寮，得到了吸收西歐知識的機會。假如大隈始終在弘道館做個順從的學生，整天只是埋頭於四書五經的熟讀和註釋的話，他雖然也許可以成爲佐賀藩的忠實官吏；但終不能成爲後來的大隈重信吧。這樣，在他，被學校開除這件事情上，卻變成了開拓光輝的運命的發端。

二 準備時期的大隈

明治維新的歷史，乃是日本近代最大轉換期的歷史。那時候，掌握了二百五十年統治實權，雄據中央而儼然爲封建諸侯之長的德川幕府已經陷

入了行將崩潰的境地。新的政權非建立起來不可了。因此，稍爲有些手腕的人，都想唾手而取得天下。至於在當時就奔走於國事的，那更不用說了，差不多都是懷着惟我能取得天下之志的。而且，其中的確達成了自己的所志之幾分之幾的也很不少。因此，當時的有志之士，都不免有着一副焦灼的心腸。這大概也是個必然的現象吧。大隈自然也不能夠是個例外。

動亂的開始，由於美國艦隊的來到賀浦，強迫日本開放門戶。那是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大隈十六歲時候的事情。大隈進出於中央政治舞臺，乃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事情，那時，他已經是個三十一歲的中年人了。在十六歲到三十一歲的所謂青年昂奮時代，他只是旁觀着中央政界的風雲緊急，並沒有得到投身渦中而活動的機會。所以，這其間的他的生活，乃是個憂鬱焦躁，不平失望的連續。雖然到了後年他常常很樂觀地以爲那是一個準備時代；但在當時，其實是煩悶到不得了的。

可是，大隈爲什麼不能夠在他的青年有爲時代活躍於政治舞臺呢？那是因爲他的藩主鍋島直正（閑叟）是一個保守者，堅持着怕事主義的緣故。大隈自己時常談論到閑叟的事情。從大隈的眼中看來，閑叟乃是個封建時代之末路的第一流人物。容貌偉大，性質聰明，且有君子之風。少壯時代才氣煥發，急進地改革藩政，一鳴驚人。但到後來卻變成了漸進主義者，自從晚年身罹重病之後，意氣更加消沈，完全成了一個保守主義者，與前判若兩人。其怕事主義的極端例證，就是將應該處罰的人不加以處罰。據說，連大隈自身，若照當時的法律典型，也會犯過幾次死罪；但由於閑叟的寬忍仁惠，終得以無事。

因閑叟爲保守退讓，使大隈在維新風雲緊急之際，不能跟別藩的少壯有爲的青年一樣，活躍於朝廷和幕府之間，真不免有脾肉橫生之嘆。他只是覺得取得天下的好機會一天一天地給放過了。熱中於功名的他，簡直覺得

一時一刻也不能安靜下去了。他也會想要脫出佐賀藩，做個浪人，試行進出於中央政界；但沒有強藩做背景，誰會理你這白面書生呢！因此，若是要實行他的抱負，無論如何也有把佐賀藩爲其背景必要。但是閑叟卻終於到最後都沒有發動於是大隈於憤激之餘就不免謂之爲因循姑息，爲優柔不斷，爲保守退讓。這在大隈，因爲自己的意見沒有被實行的緣故，自然不免萬分不滿，情見乎詞；但在實際上呢，閑叟之所以不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其不動的理由。

當時的思想潮流，不用說就是所謂勤王攘夷。已有佐幕黨針對着勤王黨，復有開國派針對着攘夷派。然其分野是非常地含混的究竟那一藩勤王，那一藩佐幕是很不容易決定的；在攘夷和開國方面也是一樣。甚至同一藩鎮也有時傾於勤王，有時傾於佐幕。雖然在心裏相信着開國是件必然的事情；但在口頭上卻唱着攘夷的論調。在維新動亂的末期，薩州，長州這些強藩